

明慧週報

副刊

第29期

2005年10月21日

大与小



李渤显出一派得意洋洋的样子。

“那么你读过的万卷书现在保存在哪里呢？”智常大师顺着话题问李渤。

李渤抬手指着头脑说：“当然都保存在这里了！”

觉者说：一花一世界，一沙一乾坤。

所谓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大可以无限大，小可以无限小，都不能穷尽，所以，怎么能说宇宙是大的，微尘就是小的呢？由于我们还没有能力进入微尘的世界，所以就不可能知道它无限大的大千世界。

唐朝江州刺史李渤，有一次问智常大师：“佛经上所说的‘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我看未免太玄妙离奇了，小小的芥子，怎么可能容纳那么大的须弥山呢？这实在是太不懂常识了，是在骗人吧？”

智常大师听了李渤的话之后，轻轻一笑，转而问他：“人家说你‘读书破万卷’，是否真有这回事呢？”

“当然了！当然了！我何止读书破万卷啊？”

北欧国家瑞典，日前发生了一件奇事：有一个猎人到野外去打猎，结果朝着一只大雁开枪，没料到这只重达六公斤，中了弹的大雁，从高空掉下来的时候，竟然不偏不倚，砸在猎人的头上，当场把猎人砸晕，幸好和猎人同行的儿子赶快把倒楣的老爸送回家休养，猎人在家足足躺了两天，伤势才逐渐好转。

这个被大雁砸伤的猎人，恢复神智之后说，他相信这只大雁，一定是死不瞑目，所以拼着最后一口气，也要把自己砸向这个猎人；而这个猎人说，经过这次教训，他以后再也不要朝天上打鸟了。古人说，终日打雁，终叫雁啄瞎眼。但是被雁尸体打到晕头转向，这位倒楣的猎人算是古今中外第一人。◇

打雁竟被落雁砸



智常大师说：“奇怪，我看你的头颅只有椰子那么大，怎么可能装得下万卷书呢？莫非你也在骗人吗？”

李渤听了之后，立即恍然大悟，豁然开朗。

江州刺史李渤被常见的思维方式束缚住了，因而看不到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的道理，思维极不自由。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被各种常见和常识包围的生活情境之中，我们既依赖于它们，同时又被它们所制约和束缚。我们的智慧被封闭住了，因为我们太相信常识和常见。其实，常识和常见只是某一生活境界的产物，出了这个境界，它们就是谬误，所以敢于打破常规思维方式，敢于冲破常见束缚，是智慧人生的开始。◇

行医数十年，也常翻医书，勤查资料，但时时让我长知识的却还是那些来找我治病的患者，在为他们解除病苦的时候，我也时常受益，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也使我更了解自己。

他是来戒烟戒酒的，因为无节制的瘾好和对自己的放纵，使这个年纪不太大，但身体被摧残的中年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许多。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人将自己的身体心甘情愿的让烟酒来控制而不能自拔？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染上这种不良的习惯的？究竟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在毁灭自己？放弃它时真的有那么剜心透骨吗？我经常想这些问题。

“真是难戒啊，我一天吸两包烟，几乎喝一瓶酒，戒不了呀，比死还难受……”这位病人说。他又说道：“我慕名而来，因为对你的名气我想再试一回，也许你有法让我戒掉他们，但在治疗之前，我有几个要求：一、无需对我讲大道理，事实上因为亲身经历，我或许比你在道理上知道的还要多，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道理。二、拒绝服中药，因为各种我正在服用的西药说不定会跟这些来历不明的中药打架，起反应，我会受不了，更何况闻那些汤药的味道我吐还来不及，更不要说再往下咽了。三、不要给我介绍什么瑜伽打坐、呼吸气功的事，我都试过，一样也不灵的。四、你的针不能把我扎

痛，我因为你的名声来的，扎针不痛应该是你的拿手好戏，否则，我就在中国城花二十五块钱随便找一个好了。”

看他的架势，听他的口气，使我这个本来就一身反骨的人，一下子呼啦啦就要把过去没修炼做常人时对待人的十八般武艺，刀枪棍剑全部搬出来，严阵以待的就准备出手了，一霎那间，我立即清醒了，不可以，不行的。

宽容

◎徐玉琳

他是病人，他可以说一切想说的话，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作为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医者，连这一点宽容的心都没有吗？于是我回答他：“好啊，我会尽力的。”

“你今天既来这里找我，说明你懂得所有的道理，自然无需

我说。中药你也可以不用服，凭着自己的意志与毅力，真正的把它们都戒掉，这是好事。打坐锻炼是一个人的基本养生之道，灵不灵不在于你做不做，而是你信不信。但针灸不痛的保证我不下，因为这里没有一个衡量疼痛的标准，你的身体对针灸是否敏感是关键，每个人的情形都不同，这要由你自己来决定了。”见我平静的，且带一点微笑的回答后，他不说话了，还点点头。

扎完针，他睡了，我离开病房。

回想刚才那一幕，我的内心深处震撼了，什么叫真正的替别人着想，不在意他的语气、态度、方式，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做成，这不也是我们要圆容的一方面吗？◇

大于和小于的故事

这是发生在长春某监狱的真人真事。

2003年春节前，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吉林长春某监狱三监区开始对大法弟子新一轮的迫害，恶警刘占忠指使犯人开始体罚、虐待、毒打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所谓“转化”。

首先是召集普通刑事犯人开会，以所谓谁能“负责”为名，施压给犯人，其中有一名犯人称“小于”（化名），是迫害法轮功的互包组长，由于大法弟子向他讲真象，使他彻底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是中共的错误镇压，他在会上顶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向恶警们说放弃迫害法轮功。恶警们当时大怒，责令分监区给小于施压，把小于从铺头（睡觉的地方）调到梯子口（最次的地方），不准任何人和他说话，停止小于的“考核和改造”（即不减期）。

之后恶警们又找来另一个人“大于”（化名），说他能负责，言外之意他能接替小于迫害法轮功，并许以好处。之后恶警就唆使犯人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是不让睡觉，用钢针扎，用铁锤打，用两个300斤铁筒焊起来，安个门，把大法弟子关进去，每隔几分钟就用木棒狠敲打铁筒，捆

绑，吊刑，拳打脚踢，那个大于戴着拳击手套狠命的打大法弟子，并叫嚣，我就打你们了，让大法、老天报应我吧，看把我怎么样。

这件事情过去后不久，大于和小于的命运有了不同的结果：

先是小于被三监区甩到别的监区，小于家里十分困难，十几年家中无人来探视他。然而他被调到别的监区后，他哥在外边突然做生意挣了十多万元钱，来探视他，每月都给他存上笔可观的钱让他生活，而且他们的监区长向他保证说：“你以前的处分都作废，保证你早日减刑回家。”现在小于看到大法弟子时特别亲切，容光焕发。

相反，可怜的大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现在大于全身糜烂，已得上绝症——“艾滋病”。而且不允许他保外就医，只能在每天的痛苦煎熬中等待死亡。◇



散文诗 |

世界

© 华风

世为迁流，从荒远的洞穴石器，到所谓的现代文明，一个必定的过程，以亘古的时速，往复轮回。

界为方位，在深邃的天宇，在茫茫的大地，一种必遵的轨迹，于浩瀚的空间，不可违逆。

从一地到另一地，什么正在发生，沉沉浮浮，聚聚分分，仿佛一个世界的暗中演运，仿佛一个世纪的暗中化隐。

所有的景象与交替，都已在无形中悄然更新。而属于久远的传说，在深陷的日子里，却越来越真。

总是难以置信，水声黯淡了你的眼睛，生命在深处浮游，可成可毁。

总是难以置信，万象更始，乾坤旋转，一种无边而至上的圣洁，在冥冥之中正获得深刻的敬意。◇

盘腿纳凉遭抓捕

2001年夏天，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

那天晚上，一名职工洗完澡，因天气闷热就到临街的小树林里纳凉。他习惯地在固定的长椅上盘腿而坐，闭目养神。这本来是一种极普通的休闲方式。但他的这一举动被遍布在市区各街道专抓法轮功学

员的便衣恶警发现，如获至宝，不由分说，野蛮地将他抓进当地派出所。

恶警不管他怎么解释就是不放人。家属证明不行，居委会、单位证明也不行。恶警说：“只要有类似于法轮功的动作就可以抓捕，怎么整都不过分！”家属求告无门，只好低三下四、请客送礼托关系走后门，最后违心地交给恶警几百元的酬劳费供其饱餐一顿才放人。

家属对警察的恶行恨得咬牙切齿：“错抓了人，不负法律责任，还要强收酬劳费，这是什么黑世道，中国的人权在哪里，法制在哪里？！”

一件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大学教授无意中伸了个懒腰，被警察当作法轮功学员抓捕暴打。

朋友，你还说法轮功的事与你无关吗？◇



▲警察殴打天安门为法轮功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



▲同一片蓝天下海外学员自由炼功